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三十八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唐紀

則天順聖皇后

諱嬰少姓武氏高宗皇后也初為太宗才人高宗見而悅之太宗崩才人出為尼高宗立召入宮得幸立為昭儀進號宸妃冊為皇后高宗末年苦風眩萬機之事皆令后裁決號為天后生中宗睿宗太平公主凡三子高宗崩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成取決焉

立韋后

廢中宗為廬陵王

仁軌諫武后

遷廬陵王於均州

改百官名

則天

光宅元年甲正月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為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曰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張虔勗等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幽於別所流玄貞於欽州已未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睿宗即豫王也中宗之弟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

八鑑九十六

一

張

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秘書監武承嗣齎書慰諭之曰呂氏見嗤於後代嗤亦之切笑也祿產貽禍於漢朝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况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 夏四月遷廬陵王于房州又遷于均州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 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又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其餘省寺監率之名悉以義類改之則天本紀及百官志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

敬業
作乱

賓王
作檄

裴炎
勸太
后返
政

魏思
温說
敬業
取常
潤

斬裴
炎

伯先
諫太
后

則天

切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
思温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
復廬陵王為辭思温為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
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
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賓
王為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
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包班交切左氏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神時
真切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謂大寶之位
是天下神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
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
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
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偶語口切遇也甲申遣左玉鈐衛上其
是年武后改左右鎮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李敬業太
后問計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
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崔營與察聞之上言炎受顧託
大權在已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收炎下獄炎辭氣

蓋九一六

二

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 魏思温說李

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

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金陵如字昇
州縣名楚威

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

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

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

蒸麥飯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

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

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

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 丙申斬裴

炎于都亭籍其家無甌石之儲甌丁濫切言一石之儲也方言曰甌
大甌也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

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伯先對曰臣為陛下畫計耳安

敢訐寃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踈斥李

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

元忠
書策

孝逸
破徐
敬業

殺程
務挺

置登
聞鼓
肺石

則天

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
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伯先
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
讓州 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斷棺上竹角切研也徐復姓
徐氏敬業李勣之孫勣本姓徐氏徐賜姓李勣李勣傳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
軍拒之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
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
大軍又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
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 十一月魏元忠請先擊
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
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
在下河烏合而來利在一決乃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
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
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
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進擊敬猷敬猷脫

盡七十六

三

身走 孝逸大破敬業等敬業輕騎走入江都將入海奔高麗至
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
之奇魏思温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
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直為叛逆不敗
何待

初裴炎下獄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或譖之
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
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
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王方翼與務挺素相親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登聞鼓如字隋置於
四方諸關申訴有於
未歷聽過鼓有司錄狀奏之肺石廢切
周禮以肺石達窮民注肺石赤石也不須防守有過鼓立石者
令御史受狀以聞 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朝廷遣使巡察

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史縣令不可不擇比年百姓疲於軍旅
不可不安其略曰夫使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

修白馬寺

置輒受諫

開告密之門

羅織經

貞直者退徒使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諺曰欲知其
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
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
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
不安則輕其死則無所不至妖逆乘豐天下亂矣又曰隋煬帝不
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其為殷
鑒豈不大哉 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懷義鄆人本
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
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
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
之皆奔避朝貴皆匍匐禮謁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
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
毆之幾死

二年三月太后命鑄銅為匱居有切魚保宗請鑄銅匱四置之朝
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

卷九十六

四

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
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
官乃聽投表疏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
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
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
於客館廩力錦切食也所言或稱日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
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索借各切知太后意因
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
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
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
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
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
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
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
實等名號或倒懸石鎚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

陳子昂上疏

良嗣 殿懷 義

羅監軍

仁傑 奏罷 淫祠

謀革 命誅 唐諸王

則天

擗急束也擗先結切為困載黑內切至有腦裂隨出者每有赦令俊
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
此數人甚於虎狼陳子昂上疏曰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
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
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
其窮竟百無一實一人被訟百人滿獄天下喁喁喁容切莫知
寧所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
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怵救律切古者明王重慎
刑罰蓋懼此也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六月辛未以蘇良嗣
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
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摔曳摔昨反切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
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狄仁
傑為寧州刺史右臺監察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入
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薦之於朝徵為冬官侍郎
三年夏四月命蘇良嗣留守西京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

蘇九之六

五

鬻南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
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
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
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
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四年六月河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
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側入切伍員音云
胥四祠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
夔越王貞黃公譔離免離戀二切琅琊王冲等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
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八月冲募兵分
告韓霍魯越各令起兵太后聞之以丘神勣討之冲欲取濟州俄
而衆散為人所殺几起兵七日而敗初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應
之聞冲敗乃自殺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
其密狀珣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
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

仁傑
奏疑
獄

仁傑
抗張
光輔

立明
堂

王求
禮謙
奢後

陳子
昂諫
擊生
卷

則天

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魯諸王迫脅皆自殺親黨皆誅以狄
仁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
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註誤上古讀切下五臣欲顯
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
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
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
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
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
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
強鷄切四面皆成徑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
道言出降者多也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尚時亮切尚方少府之屬官也
可以斬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
左遷復州刺史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
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為明
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

蓋七二六

六

乃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十二
月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中有巨木十
圍上下通貫栴檀檟栴人切栴龍都切說文栴檟上標尔
也栴抽庚切說文栴檟也栴檟謂之栴注云即栴也切韻栴檟上栴
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茨才資切漢書注云
費屋也司馬遷曰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云采椽不斲采漢書作採注云採今者飾以
珠玉圖以丹青鐵鴛入雲鴛仕角切鸞鴛為鳥名鳳屬周語周之金
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太后欲發
梁鳳巴蛋蕩早切南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羗因襲吐蕃正字
陳子昂上書以為雅州邊羗自國初以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
戮之必蜂起為盜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
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執不能動今國家乃
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舉全蜀以遺
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倖倖之利
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

楚媛
孝謹

魏元
忠不
懼死

陳子
昂論
為政
之要

則天

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入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且蜀人厄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為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踈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飢閔隴弊而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武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子

永昌元年諸王之起兵也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徙巴州而卒女東光縣主楚媛于願切美幼以孝謹稱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姊姒待禮切又大計切下詳里切皆得歡心時宗室諸女皆以驕奢相尚謂楚媛獨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觀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為美縱侈為惡辱親是懼何所求乎富貴儻來之物儻土黨切儻來者物之暫何足驕人眾皆慚服及慎凶問至楚媛號慟嘔血吐於口也數升免喪不御膏沐者垂二

鑑九一六

七

十年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 八月張楚金郭正一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為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譁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魏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友代切也周興誣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九月賜死 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使各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子昂又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踈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

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昂傳

天授元年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左氏傳公五年日南至杜預注云周正月令十一月冬至之日

治曆者因此明術數審別陰陽也始太后享萬象神宮赦天下始

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

臘力蓋切蔡邕獨斷夏正月為一月 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

字以獻造作也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照為翌天為兩地為

正為年丁亥行之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二月辛酉太后策貢

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恒

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

月元名坐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擢思止為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

五品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解豕何嘗

識字解豕何嘗即以為侍御史本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

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

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

鑑九一六

八

徐杜平恕

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

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短杖也下

及也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

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厲力制也左右為戰栗

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其敬憚之司

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

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

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徐杜本傳八月

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

是殆盡矣 九月侍御史傅遊藝帥閩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

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

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

于神都以傅遊藝為左玉鈐衛大將軍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

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武

唐宗室殆盡以唐為周

貢士始殿試不識字御史

東萊評曰歐陽公修唐史列武后于本紀其贊謂春秋書篡殺之君皆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考之春秋當時篡弒皆其同姓之卿有君人之理但得之不以道爾故不沒其實足以示貶也至於吳楚稱王雖欲不黜其淫名可乎善哉沈既濟之言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舊業雖中遭廢辱而天命未改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刊太后紀每於歲首書曰帝在房陵則名不失正矣陸長源孫樵宋莒公孫之翰范滂甫皆以為當然豈其誠得春秋之旨歟

有功為法近相賀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_{疾走}山林而命懸庖厨_{也周禮庖人註庖之言苞也}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_{加傳}

李嗣真言酷吏

鑑九十六

九

周興入盆

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_{鞫救勅竟弛調勦詞濶}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入主之威案覆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坵坵_也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瓦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_{本朝來}以狄仁傑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諸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諸者名太后深歎美之洛陽人王慶之等上表請立武承嗣為

仁傑不願知者

則天

樂思
晦不
勸進

譏
官

郭霸
諂諛

俊臣
陷
仁傑

則天

皇太子太后頗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之杖昭德杖殺之因言
於太后曰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
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太后亦以為然殺鸞為
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太后將革命王公百
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乃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
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正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垂拱四年改明臘月立故于
闐王之子瑕為于闐王春二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
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
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益脫校書郎擢音瞿推傳追切齊曾謂四
之謔亦作院切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
朝入眇物韞子嚙也擢瞶眇切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
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
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

鑑九十六

十

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
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如寧陵丞郭霸以諂諛干太后拜
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
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
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裴宣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下獄
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仁傑
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
謂王德壽曰天時方執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
得書持之稱變會樂思晦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
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
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
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
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
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流行本嗣真于嶺南餘皆貶為令仁傑
補闕薛謙光上疏以為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

制獄
稍衰

告密
求賞

有功
按獄
多失
出

師德
唾面
自乾

金藏
剖心

則天

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湏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離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制獄則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以九月為杜

二年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皇嗣竇德妃父孝謀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龐氏當斬其子希城姑咸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姑巧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求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

卷九十六

十一

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有功亦除名薛姚壽坤六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春一月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据勸勉語注云報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辱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堪創勦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本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脅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輦入宮中輦使醫內五藏內續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遇太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杜景儉真宰相

知幾陳四事

殺僧懷義

收緒棄官隱

孫萬榮反

唐兵敗

則天

延載元年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軍拾遺王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姚璹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姚璹為識大體者邪事遂寢禮傳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日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傳本

天冊萬歲元年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為今六人口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指期天澤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徵幸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民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緋服眾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其三以為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條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卷之六

一三

魏瓘天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太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武收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萬歲通天元年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憺寡欲杜願切求弃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夏五月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乙丑遣曹仁師張玄遇李多祚麻仁節等二十八

將討之八月仁師等度黃蘆草谷上諸軍勦如意初里歌曰黃蘆草谷黃蘆草谷與契丹戰于破石谷唐兵大敗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絹棋游玄遇仁節生獲之摠管燕匪石宗懷昌等全軍皆沒

九月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曹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碎鞏龍茲于闐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十姓陸五侯斤也

起仁
傑備
契丹

潘好
禮論
徐有
功

易之
昌宗
進

則天

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欽陵求罷兵
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且以計緩
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
中國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
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太后從之 契丹孫萬榮攻陷冀州又攻
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
莊畏契丹猝至吐城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
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仁傑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
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
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潘好禮著論稱有功
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
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
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
曰釋之所行者其甚易徐公所行者其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

蓋九一六

十四

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朝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
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
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後臣乃堯舜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
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吐壚經劾紅偶數挂網
羅讞所難如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
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父方
寸之地絲旒扣心也亂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
而已哉本傳

神功元年正月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
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
無論其意者 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
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
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為司衛
少卿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
昌宗為六郎 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

留王及善為內史

來後臣棄市士相賀

董氏先見

王求禮斥武懿宗

期天

州至是突厥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
農器鐵太后不許姚璿揚再思以契丹未平固請與之乃悉驅六
州降戶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
數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彊田歸道與閭知微爭論於太后
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
必可保 前益州長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
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條
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內史 詔 四月遣
武懿宗婁師德沙吒忠義將兵二十萬擊契丹 司僕少卿來俊
臣與皇甫文備共誣李昭德謀反下獄俊臣又欲羅告武氏諸王
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
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
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
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俊臣聚結不逞構
良善賊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六

八鑑九二六

八二五

月昭德俊臣同弃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杜鏡
也俊臣之肉斯湏而盡抉眼剝面嫩航切也披腹出心騰踊
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且加赤族之誅以
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
始帖席矣帖也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
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
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族滅太后乃赦之本上林令
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
之遠辭也敏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
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 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秋七
月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
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
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誣誤之人
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
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禮 九月太后謂侍

姚元崇論免獄

復用魏元志

狄仁傑陳征伐

則天

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與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改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鄉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冬閏十月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書禹貢西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之制西不盡流沙也北橫大漠方沙各也南阻五嶺此天所以

鑑九十六

十六

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若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螻蟻皆蟲之小者也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顛躓利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及唐紀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始置負外官數千人選本傳及

武三思求子為太子

仁傑請復中宗

仁傑諫復太子

盧陵王還神都

突厥起兵

敬暉守衛州

諫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母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擲風沐雨樹樹也切親冒鋒鏑丁歷切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附附謂胎也於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又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死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繼傳六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日出為合州刺史八月

八鑑九十六

十七

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金銀非真物繒帛皆踈惡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固冒為昏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閭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瘁突騎謀聚以為閒謀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為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謂僚屬曰吾聞金湯池切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後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司府丞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祁奚移切左氏傳襄公三年祁奚舉其子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脯切醢切乾肉也

行冲
藥籠
中物

高叡
盡節
死

立廬
陵王
子為太

蘇味
道摸
稜

仁傑
安撫
河北

參朮以攻疾參梳音切本亦作蔘朮直律切並蔘草參知人形者

山僕竊計明公之門环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

藥籠中物籠力董切竹何可一日無也固本遣武重規沙吒忠

義張仁愿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遣閻敬容將兵十五萬

為後援矣丑默啜寇飛狐飛狐州縣名漢書陷定州殺刺史

及吏民數千人 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般若人結若刺

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許死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師子帶紫

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

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伯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贈叡冬官尚書諡曰

節叡頰之孫也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九月立廬

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

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募者雲集未

幾數盈五萬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宋玄爽為長史崔

獻為司馬吉頊為監軍使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

送之藍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太后擢為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

鑑九十六

十八

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

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以天官侍郎

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

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摸稜各切時人謂

之蘇摸稜固本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五餘人自

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

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西北諸

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

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

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願曲赦河北

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

通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郵驛行書舍也恐

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疏糲上所居切下郎葛切疏糲食

春七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二年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

則天

王及善清
正難奪

師德
薦仁傑
能守邊

韋嗣
立上
疏請
修學

嗣立

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高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欽陵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以及善為文昌左相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納言龐右諸軍大使妻師德薨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如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寔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數色角物擠太后齊見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

八 卷九十六

十九

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本

本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立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為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曷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自楊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枉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菹醢矣魚切菹醢之稱醢也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甄縉也臣恐鄉之負冤得罪者甚眾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

衣請代毋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承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太后召謂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日拜鳳閣舍人

閣舍人 立傳

久視元年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偃樓

上於武切下靡主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太宗有馬名師子

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

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

撾步風切並也匕首履切通俗文曰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撾撾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

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匕首邪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由

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求無再見之期願

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

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

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

鑑九十六

二十一

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

何 臘月辛巳太后問鸞臺侍郎同平章事陸元方以外事對曰

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

旨庚寅罷為司禮卿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

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悉取奏藁焚之

曠古老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夏四月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

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

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

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

以成吾直臣之氣 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

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

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

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

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絹

索及騎射舞槊

所角切

每唱陳如鷓鴣入鳥羣

鷓鴣胡骨切

所向披靡

太后論馭馬

吉頊請與武爵

元方清謹

仁傑諫觀舍利

諸張請託

則天

唐休璟破吐蕃

仁傑諫造佛像

太后重仁傑

太后哭仁傑

則天

黃虜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為所縞又有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
 屢敗唐兵其後二人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
 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
 為我用矣奏請赦之太后用其言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
 玉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承平之
 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
 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
 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彼新為將
 不習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為諸
 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
 二裨將而還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
 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上求伽切梵語云僧伽藍摩或
 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湏地出不損百姓將
 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陌莫白切
 田間道南

卷之六

二二

此曰阡東闡闡亦立精舍闡戶闡切闡胡對切古今化誘所急切

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

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初韓切梵言刹緇衣蔽

路豈有勤王之師緇側持切黑色僧所服壞色衣也又曰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

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昨陵切尚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

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來水旱不

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隅虞俱切將何

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太后信重內

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

廷爭側進切漢書注廷爭謂當朝廷而諫諍太后每屈意從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

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

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九月辛丑薨太后泣曰朝

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

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

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蘊藉則蘇

仁傑
薦賢

韋安
排武
張

求禮
不賀
瑞雪

李迥
秀至
孝

蘇安
恒請
禪位
東宮

天官侍

味道李矯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犖呂角切卓犖有才辯也則有荊州長

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

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

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

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

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為私也仁傑本傳冬十月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一月為正月

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

數面折之數所角切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

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賈公戶切行賈日商坐販日賈不應得預此會願左右

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本傳

長安元年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侍御史王求禮

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進言

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

卷九一六

二二二

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後為

之愀然六月以夏官尚書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

本微賤妻崔氏常叱媵婢上以謚切送女從媵為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

出之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

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竟出之武邑人蘇安恒上

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

不聞帝舜褰裳上起虔切褰衣也言周公復辟必亦切君也復褰裳遜位以禪於禹周公復辟子明辟周公還

政於成王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

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

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怡與之切安也自昔理天

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

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

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

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

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本傳天官侍

玄暉
改官
自慶

郭元
振治
涼州

安恒
復請
歸政

唐休
璟無
敵

魏靖
請雪
枉濫

循憲
薦張
嘉貞



郎安平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大
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
今還鄉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仍賜彩七十段本以主客郎
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
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破口置和戎城北境
磧中上七述切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
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
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練糶數十斛積軍糧支
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
野路不拾遺本

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 五月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
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
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
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
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

六鑑九十六

二十三

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
之罪本 九月吐蕃遣北臣論彌薩來求和薩桑割切宴於麟
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窺之上去隨太后
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休璟練習邊
事自碣石以西碣其竭切海邊山名營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
害皆能記之本 十月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陳大

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十一月監察御史魏靖上疏
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
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
者甚眾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
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猗氏張嘉貞有
異才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
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為
且請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
見內殿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貞傳

唐休璟

元忠 許諸 張

昌宗 諸魏 元忠

宋璟 以義 教張 說

張說 不附 昌宗

蘇安 恒理 魏元 忠

則天

三年秋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太后命唐休璟與諸宰相議其事頃之奏上太后即依其議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習邊事卿曹十不當一 九月初魏

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持諸兄之執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為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曷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乙角切說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戩切切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宴駕為元忠所誅乃請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

人鑑九一六

二四

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与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乃代瞻仰在此幸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上音足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与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凶凶辭容切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髀部禮切而箝口於公朝畏讒箝其廉切也

馬懷素不狂獄

宋璟第一

宋璟不禮諸張

裴懷古以信服夷獠

則天

蚩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魏知古保救得免遂貶元忠為高要尉戡說皆流嶺表殿中侍御史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媚獮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

八鑑本一六

二二五

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棟揚他歷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補始安獠歐陽倩擁眾數方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纒及嶺上飛書言示以禍福情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四年二月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李嶠唐休璟等奏

論重
內輕
外

李嶠
諫造
佛像

揚再
思諂
媚

再思
兩片
狐

張東
之為
相

則矣

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
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於
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
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制
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常州
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錕而已龍城四月太后復稅天下
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
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
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讀如蒸字之
上聲說文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靈聖君亭育之意人神
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
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
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
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嶠
傳 七月以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

八益九六

二十六

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酬胡甘切張
酣揚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
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
乃蓮花似六郎耳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
令言為長社令 唐休璟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
亂殿下宜備之相王府長史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
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八月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
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九月以姚元之為靈
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東
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以秋
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鮪太后命宰相各
舉堪為負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義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
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負外郎由是諸緣坐者
始得進用 十二月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
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居竟切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

宋璟
按張
昌宗

宋璟
拒張
昌宗

雪冤
獄

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上之庶切視兆相息亮切弘泰言

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崔神慶宋璟鞠之璟等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聽救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包藏禍心而陛下不忍加誅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宋璟復奏曰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

太后温言解之聲色愈厲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救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

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博伯各切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尤須與之所

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先是李嶠崔玄

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田彥範易之等傳

右武后在位二十一年壽年八十二

考異曰

天授元年司刑丞杜景儉實錄及新紀表傳皆作景佺蓋實錄以草書致誤新書因承之耳今從舊紀傳

長壽元年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等舊來俊臣傳云地官尚

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

弘司賓卿崔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為羅告李矯傳云太

后使給事中李矯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

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矯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

為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

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按矯平生行事恐不能如此今不取

聖曆元年二月狄仁傑勸太后召廬陵王吉頊說張易之昌宗世

有狄梁公傳云李邕撰其辭鄙誕殆非邕所為其言曰右納諸武之議將移宗社擬立武三思為儲副遷廬陵王於房陵諸武陰計日夜獻謀曰陛下姓武合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姓將為後者也天后既已許禮問羣臣曰朕年齒將衰國無儲主今欲擇善誰可當之朕雖得人終在羣議諸宰臣多聞計定言皆希旨仁傑獨退立寂無一言天后問曰卿獨無言當有異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實未厭唐德天后曰卿何以知之公曰頃者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於都市召募一月之外不滿千人後廬陵王踵之未經二旬數盈五萬以上觀之人心未去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王余實非臣所知天后震怒命左右扶而去之按廬陵王為河北元帥在立為太子後且當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請以廬陵王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此固未可信或者仁傑以廬陵母子至親而幽囚房陵勸召還左右則有之矣談賓錄曰聖曆二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逾分懼不全請計於天官侍郎吉頊頊曰公兄弟承

七百卅一

鑑卷之六

二十八

三

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所謀易之兄弟泣請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立廬陵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承閒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知頊首謀乃召問頊頊曰廬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切託於陛下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御史臺記曰則天置控鶴府頊與易之昌宗同於府供奉與昌宗親洽昌宗自以貴寵踰分懼不全請計於頊云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武誅鉏李氏雖已子廬陵亦廢徙房陵故仁傑勸召還左右以強李氏抑諸武耳張吉非能為唐社稷謀也欲求己利耳若仍立皇嗣則已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廬陵為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召還廬陵者仁傑之志也立為太子者張吉之謀也談賓言聖曆二年及以頊為天官侍郎臺記謂睿宗為相王則皆誤也新狄仁傑傳云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肯與易之深言此事狄梁公傳

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類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為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天后曰是朕家事斷在胷中卿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四海之內悉為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臣安得不預焉又命扶出竟不納按於時皇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位也朝野僉載云則天曾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反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謂之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宸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河內王等奏不許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陷沒冀州則天急乃立廬陵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

盛志六

二十九

山頭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為相王又仁傑若言內有賢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也今採衆說之可信者存之

九月壬申立廬陵王為皇太子實錄云丙子據唐曆甲戌皇太子顯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狄梁公傳亦云皇太子為元帥以公為副是先立為太子後為元帥也今從新本紀

長安三年九月蘇安恒上疏理魏元忠張易之等欲殺之朱敬則等保救得免舊傳云易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客必不遣人知敬則等安能保護蓋欲白太后殺之耳

鄭杲謂宋璟奈何卿五郎新舊傳皆作鄭善果按善果乃高祖時人新舊傳皆誤當從御史臺記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唐紀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立為太子高宗崩太子即位武后欲專政革命立一年廢為廬陵王遷于房陵狄仁傑從容開說太后復召歸立為太子武后疾張柬之等斬幸臣張昌宗等奉之即位後為韋后所弑

群臣謀誅諸張

楊元琰有匡復志

起兵迎太子

中宗

神龍元年己春正月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祚曰祚長後入幟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以冉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

鑑九二七

一

張

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左右羽林將軍掌統北衙禁兵曰北門張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東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年矣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輔兵也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暨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大胡無足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堂下周勃進至太后所

寢長生殿環繞侍衛音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甲辰制太子監國以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其宮在東都陳城之西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以張東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自餘官賞有差 二月帝帥百官問太后起居每十日

一往 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

二

一往 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七稔切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上稱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帝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東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作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入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姚崇本傳立妃韋氏為皇后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如桓彥範上表曰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上不聽如唐範 二張之誅也洛

劉幽求勸圖武三思

武三思復用事

東之彈指出血

桓彥範用靜能

元忠魏

中宗

州長史薛季昶切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呂產

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切

比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

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

不早圖噬臍無及後君噬臍注云齧腹臍喻不可及圖不從上女

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婉於所切儀之女孫也

儀死没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

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

杜即美稱也唐制婕妤為世婦之辭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

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東之

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

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執復振張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

不聽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

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

此事執已去知復奈何 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而譖之

上由是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

葉靜能葉靜能其姓名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勅勅

酒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

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

為祕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左拾遺李邕

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

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

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五月以張東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十六人皆為立功之

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革命

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

如舊並居京師願陛下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

三思之讒以崔湜常職為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

卷九十七

三

三

鄭愔
為武
三思
畫策

封五
王

權歸
三思

宋璟
拒武
三思

宋務
光論
水災

中宗

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
 殿中侍御史鄭愔於今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戶叅軍坐賊
 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
 曰始見大王而悲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
 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
 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執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
 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
 朝露上則下謠言其易朝露見日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
 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
 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
 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
 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
 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暉為
 博陵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
 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桓彥範韋后安樂五王

八百

卷九十七

四

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
 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義改祕
 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
 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
 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
 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
 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
 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河南北十七
 州大水八月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叅軍宋務光上疏以為水
 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
 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
 陰陽也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
 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
 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十一月上御洛城南樓觀潑寒胡戲呂元
 泰上疏以為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耻也

則天崩

十道巡察使

大置官

魏元忠不復強

魏元忠失

韋月將告三思亂事

中宗

疏奏不納 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

天大聖皇后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冢宰大宰也元忠素負

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

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

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居宜切殘餘也

二年春二月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

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

度馬懷素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皆預焉 初少府監丞宋之問及

弟之遜皆貶嶺南逃歸匿於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

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聞之密遣其子曇徒含切

及甥李俊吐緣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俊及冉祖雍冉而切姓也

上書告同皎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

大夫李承嘉等按其事同皎等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 大

置負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負外

八鑑九一一

五

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敬命惟新厥德

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

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

緇莊持切謂浮屠細莊持切謂浮屠服臚色衣者使遊走權門借執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

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執求五失也寵進官者殆滿

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

廣置負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

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

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忠傳 處士京兆韋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

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上所倚切履不屣跟出側門謂璟

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

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

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蘇珣珣亮徐堅尹

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

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本傳

范祖禹唐鑑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士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尹思貞 折李承嘉

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王為 司馬 敗五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表恕已崔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已賈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班屢諫不聽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發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表怒已崔玄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

卷九十七

六

長流 五王

三思 矯制 殺五王

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瀧州柬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出李朝隱為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加槎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而殺之賜古瓦骨也 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上蒲墨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王桓彥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猶言世間耳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

中宗

蘇瓌
治鄭
普思
反罪

郭元
振誠
心待
人

安樂
公主
賣官
盧備
論守
邊命
將

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三思傳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負外官廣引貴

執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濫官之弊且請遜

位上慰諭不許初秘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崔

日用劾奏之上不聽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

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第五姓也後漢書其先齊諸

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太后上救瓌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瓌廷爭之上

抑瓌而祐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

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焚惑聖聽其罪大矣

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

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

儋州十二月突厥默啜寇鳴沙故靈州縣咸亨初以為安樂州

朔鳴靈武軍大摠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突厥進寇原會寧州掠

隴右牧馬方餘匹而去免忠義官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

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

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

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

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旦入哭

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

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

景龍元年春正月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

策右補闕盧備上疏以為卻穀胡谷切卻穀晉悅禮樂敦詩書為

晉元帥所類切中杜預射不穿札射側八切晉養由基善射建平吳

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

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

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

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緩近以來遠俟倉

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

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安樂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太子

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李思冲李

鑑六十七

七

太子
殺武
三思

太子
走終
南

席豫
恥為
諫官

蕭至
忠申
理相

皇
上疏
兢

相王
寬厚
免難

忠宗

承况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
 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蕭章門斬關
 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
 門樓以避兵鋒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
 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上據檻俯檻上戸雖切謂多祚所將千
 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
 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况禕之忠義餘眾皆潰太子以百騎走終
 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憇於林下想去列為左右所殺
 襄邑尉席豫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
 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
 去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珣密為
 之申理上乃不問安樂公主及宗楚客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
 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蕭至忠使鞫
 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
 乎織質力切武右時有羅織經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

鑑本二

八

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
 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為相王同氣至
 親而賊臣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踈
 必重奪其執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
 者幾何人矣况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
 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
 慎青蠅之詩蠅余陵切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良可畏也相
 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相王即睿宗也
 宗楚客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奏魏元忠與李多祚等謀反元忠
 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
 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
 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
 非朕意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上陽宮不豫狄仁傑奏
 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
 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

魏元忠卒

論元忠晚節

張仁愿築城受降

不置壅門

置學士

天下以文相尚

斜封官

中宗

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
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涪音浮邑名屬涪州
管見曰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焰豈若周來之慘元
忠不懼武后而惕息於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
君子有言德成者不為血氣所使何以能成其德持志以養之
而已矣簞食豆羹不得則死然蹴而與之乞人不屑者血氣尚
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則有不辨理義
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戒則志常為主血氣不能盛衰
之矣又曰血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夫此所謂聖學也
元忠受材美矣而不知學以養之故志在德之成而罹殆辱之
患也

二年三月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仁愿與怨切降城西受降城屬曹州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
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拓據各切
何那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

八鑑九二二

八元

游奔使戍諾真水為邏衛上郎佐切遊兵也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畝牧朔
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
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首望
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懋切其後常元楷為
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本四月置
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
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
屬和上之欲切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
中書門下及長叅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
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
莫得進矣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等皆
依執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
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負外同正
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
選者歲數萬人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諫

辛替 否諫 營佛 寺

崔琬 彈宗 楚客

和事 天子

群臣 各效 伎藝

迴波 辭

李景 伯真 諫官

韋嗣 立上 疏

中示

略曰臣聞古之諫官負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

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東帛

不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

地又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

漢魏已降皆聖明矣陛下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為

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

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霰荐臻雷弥角切沙

彌不可操干戈律云沙彌雖未具戒亦入此丘數善見 寺塔不足攘

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

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負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

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朝隱傳

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

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僕力主切杜預云俯立於朝

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

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上數與

鑑九十一

十

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

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上胡昆切大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

脫也見五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鷹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

呪也職校切婆羅門蓋天竺國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

司業郭山暉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暉乃歌鹿鳴蟋

蟀音悉率蟋蟀也國風刺晉信公明日上賜山暉敕嘉美其意

賜時服一襲席入切衣服上下具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

衆皆為諛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受切酒器古以甫為之微臣職在箴規切諸深侍宴既過三爵諠譁

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三月以宗楚客為中

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中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

容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

史及負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問

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在大

論重
內輕
外

祀南
郊

皇后
為亞
獻

中宗

府每歲庸調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太半入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史吏部選人衰毫無手筆者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弗聽傳本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執要賦賄狼籍數外留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選法大壞侍御史靳恒與監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上下湜等獄五月湜貶為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湜傳八月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謂古玩切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注云獻獻醴也瑤餘招切玉也周禮注獻醴薦血腥疏云王出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也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為鄭玄注周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褚無量議以為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上莊皆切戒繫也五行志曰景龍三年祀服之服執事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為終獻上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逆勿使時稱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日知傳

右中宗在位六年壽年五十五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諱旦高宗第八子也與中宗太平公主皆武后所生封豫王又封相王武后廢中宗以王為皇嗣姓武氏中宗復為太子王退位中宗遇毒崩王子隆基率兵平內難奉王輔少帝少帝遜位于王王乃即位

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

井溢為隆慶池

殺諫臣

祝欽明五經掃地

中宗遇毒崩

韋后謀革唐命臨繼王謀匡復

星落如雪

睿宗

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四月上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欽明等傳 馬秦客以醫術楊均以善事調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揔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韋捷韋灌高嵩等分領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

孟九二七

十二

立温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甲申發喪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宗楚客與葉靜能等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楚客請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則前切從馬鞍具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暉鍾紹京王崇暉劉幽求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晷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帥摠監及羽林兵入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

殺韋后安樂公主

救天下

睿宗即位

隆基為太子 太平公主用事

姚宋協心 有貞觀之風

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為
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
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
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并宗楚客等
斬之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温傾國資以奉安
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撤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
聲未絕相王命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尸韋后
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
是日救天下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薛崇暉賜爵立節王以鍾紹
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叅知機務幽求傳及癸卯
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劉幽求言於宋王
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群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
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成器隆基入
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即位

卷九十一

三

復以少帝為温王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
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
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
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
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
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與
太子共誅韋氏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三宗諸帝
傳 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
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
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
市居處奉養擬於宮掖王傳 七月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
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
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追廢韋后為庶人
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八月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

賞李朝隱

揚學不避權貴

公主欲危太子

宋璟營護太子

睿宗

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罷斜封官凡數千人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太平公主以太子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居拜介草喻事必聞於上太子深不自安官者聞與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官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為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向交切獨也亦作殺難也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彊禦偶許切詩不侮寡不畏禦疏言不畏懼於彊禦導善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十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侍御史楊

鑑九二七

十四

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齶制切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二年春正月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上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翹如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為刺史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不許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月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殿中侍御史崔沆太子中允薛昭

復用
斜封
官

姚宋
出綱
紀亂

辛替
否上
疏諫
修寺
觀

召道
士司
馬承
禎

睿宗

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議一朝

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今眾口沸騰上補味切下徒登

出也騰乘也眾口沸騰言如水之湧沸而相乘矣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

言之上以為然制諸緣斜封別教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叙用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

離間姑兄請從極法貶元之為申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韋安石

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自是紀綱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五月

更以西城為金仙公主隆昌為玉真公主各為之造觀逼奪居民

甚多用功數百萬十月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

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為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

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並罷政事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為

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陛

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

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

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長久名高萬古陛下何

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棄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

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數百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

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

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眾叛親

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求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

自頃以來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

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乎陛下不停斯役臣

恐人之愁怨不減先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

戮隨之如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

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惟陛下察之上雖不

能從而嘉其切直十二月上召天台山上湯來切山雖名異苑曰會

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

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莊

德廣曰廣成子或在於空桐子也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

德廣曰廣成子或在於空桐子也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

八十一

十五

三

終南仕官疾徑

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
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官之疾徑耳疾徑徑徑道也雖懸絕夫捷徑以窘

右睿宗在位三年壽年五十五

考異曰

中宗神龍元年張柬之等謀誅張易之遣李多祚李湛王同皎迎
太子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
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
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克期誅剪伏願殿下暫至玄
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
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宰相同心匡輔
社稷殿下奈何欲陷之鼎鑊殿下速出自止過太子乃上馬就
路按劉子玄中宗實錄唐曆統紀皆以此為王同皎之言而舊
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曆等參取舊傳

東之等受制於三思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
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
事似傷速今微加刪改

卷之六

六

五月封敬暉等為王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在側不覺其
衰老及在上陽宮不復櫛頰形容羸瘁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
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
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
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其所以疎忌五
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
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為首賜鐵券以崔玄暉為首封王及譚為
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及開元復官詔並以桓彥範為
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暉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
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張易之時唯此二
人為相神龍元年正月袁恕己自司刑少卿為鳳閣侍郎同平
章事庚戌柬之為夏官尚書玄暉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為納
言三月恕己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為中書令敬暉為侍中五王

卷之六

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東之首謀故以東之為首暉與彥範同為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為首賜鐵券時玄暉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玄暉如舊疑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玄暉為首彥範與暉同為侍中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為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

二年閏正月以敬暉等為刺史實錄新紀新舊列傳皆不見崔玄暉及暉等出為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曆有此三人蓋玄暉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為司馬時乃刺朗毫郢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曆統紀以為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

四月韋月將流嶺南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敕捨之而不及統紀月將死附於此年末唐紀在二月舊傳唐曆皆在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生之月也今約其事附於此月

六月貶敬暉等為司馬唐曆統紀皆於王同皎誅後即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東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暉等四人為僻遠州刺史按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云告東之等而東之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錄

七月長流敬暉於瓊州實錄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本紀作嘉州舊傳作崖州今從統紀新傳

睿宗景雲元年宗楚客武延秀等勸韋后尊武后故事革唐命舊傳安樂府倉曹符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卿李悅將作少匠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皇實錄云楚客龍神初為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